釋文紀 八

釋文紀卷十一

明 梅鼎祚 輯

晉九

後秦[illegible]

釋僧叡

魏郡長樂人[illegible]從羅什[illegible]賞契

大智釋論序

摩訶般若波羅蜜者出八地之由路登十階之龍津也夫淵府不足以盡其深美故寄大以目之水鏡未可以

焉真可謂大業者之通塗佛乘者之要軌也夫寶重故防深功高故校廣囑累之所以慇懃功德之所以屢增良有以也而經來茲土乃以秦言譯之典謨乖於殊制名寔喪於不謹致使求之彌至而失之彌遠頓轡重關而窮路轉廣不遇淵匠殆將墜矣亡師安和尚鑿荒塗以開轍標玄指於性空落乖蹤而直達殆不以謬文為闕也亹亹之功思過其半邁之遠矣鳩摩羅什法師慧心夙悟超拔特詣天魔干而不能迴淵識難而不能

屈扇龍樹之遺風震慧響於此世秦王感其來儀時運開其凝滯以弘始三年歲次星紀冬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秦王扣其虛關匠伯陶其淵致虛關既開乃正此文言淵致既宣而出其釋論渭濵流祇洹之化西明啟如來之心逍遥集德義之僧京城溢道詠之音末法中興將始於此乎予既知命遇此真化敢竭微誠屬當譯任執筆之際三惟亡師五失及三不易之誨則憂懼交懐惕焉若厲雖復履薄臨深未足喻也幸冀宗匠通鑒

文雖左右而旨不違中遂謹受案譯敢當此任以弘始
五年歲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於京城之北逍遙園中
出此經法師手執梵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
秦王躬覽舊經驗其得失諮其通途坦其宗致與諸宿
舊義業沙門釋慧恭僧䂮僧遷寶度慧精法欽道流僧
叡道恢道標道恒道悰等五百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
中然後書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盡校正檢括明
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訖文雖麤定以釋論檢之猶多不

為正勤覺意為菩提直行為聖道諸如此比改之甚衆梵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謬者定之以字義不可變者即而書之是以異名斌然梵音殆半斯實匠者之公謹筆受之重慎也幸冀遵實崇本之賢推而體之不以文樸見咎煩異見情也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序

般若波羅蜜經者窮理盡性之格言菩薩成佛之弘軌也軌不弘則不足以寘羣異指其歸性不盡則物何以

登道場成正覺正覺之所以成羣異之所以一何莫由斯道也是以累教慇懃三撫以之頻發功德疊校九增以之屢至如問相標玄而玄其玄幻品忘寄而忘其忘道行坦其津難問窮其源隨喜忘趣以要終照明不化以即玄章雖三十貫之者道言雖十萬佩之者行行凝然後無生道足然後補處及此而變一切智也法華鏡本以凝照般若冥末以解懸解懸理趣菩薩道也凝照鏡本告其終也終而不泯則歸途扶疎有三實之跡權

皆其不可思議也蒿格邁於十地故彌勒屈之而虛已
崇墉超於學境故文殊已還並未有窺其庭者法言恢
廓指玄門以忘期觀品夷照總化本以冥想落落焉聲
法鼓於維耶而十方世界無不悟其希音恢恢焉感諸
佛於一室而恒沙正覺無不應其虛求予始發心啟蒙
於此諷詠研求以為喉襟禀玄指於先匠亦復未識其
絕往之通塞也既蒙鳩摩羅什法師正玄文摘幽旨始
悟前譯之傷本謬文之乖趣耳至如以不來相為辱來

不見相為相見未緣法為始神緣合法為止心諸如此比無品不有無章不爾然後知邉情論詖難可以参契真言廁懷玄悟矣自慧風東扇法言流詠已來雖曰講肆格義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驗之最得其實然鑪冶之功微恨不盡當是無法可尋非尋之不得也何以知之此土先出諸經於神識性空明言處少存神之文其處甚多中百二論文未及此又無通鑒誰與正之先匠所以輟章於遐慨思決言於彌勒者

良在此也自提婆以前天竺義學之僧並無來者於今始聞宏宗高唱敢預希味之流無不竭其聰而注其心然領受之用易存憶識之功難掌自非般若朗其聞慧總持銘其思府焉能使機過而不遺神會而不昧者哉故因紙墨以記其文外之言借衆聽以集其成事之說煩而不簡者貴其事也質而不麗者重其意也其指微而婉其辭博而晦自非筆受胡可勝哉是以即於講次疏以為記冀通方之言不咎其煩而不要也

自在王經後序

此經以菩提名號為題者蓋是思益無盡意密迹諸經之流也以其圓用無方故名自在勢無與等故稱為王標准宏廓故非思之所及幽旨玄凝尋者莫之髣髴此土先出方等諸經皆是菩薩道行之式也般若指其虛標勇伏明其必制法華泯一衆流大哀旌其拯濟雖各有其美而未備此之所載秦大將軍尚書令常山公姚顯真懷簡到徹悟轉詣闚其名而恱之考其旨而虛襟

思弘斯化廣其流津以爲斯文既布便若菩薩常住不去此世奔誠發自大心欣躍不能自替遂請鳩摩羅法師譯而出之得此二卷於菩薩希蹤卓犖之事朗然昭列矣是歲弘始九年歲鶉首

關中出禪經序

禪法者向道之初門泥洹之津徑也此土先出脩行大小十二門大小安般雖是其事既不根悉又無受法學者之戒蓋闕如也鳩摩羅法師以辛丑之年十二月二

六事諸論師説也菩薩習禪法中後更依持世經益十二因緣一卷要解二卷别時撰出夬馳心縱想則情愈滯而惑愈深繫意念明則澄鑒朗照而造極彌密心如水火擁之聚之則其用彌全波之散之則其勢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質重則勢微如地質重故勢不如水水性重故力不如火火不如風風不如心心無形故力無上神通變化入不思議心之力也心力既全乃能轉昏入明明雖愈於不明而明未全也明全在于忘照照

忘然後無明非明無明非明爾乃幾乎息矣慧之功也故經云無禪不智無智不禪然則禪非智不照照非禪不成大哉禪智之業可不務乎出此經後至弘始九年閏月五日重求檢挍懼初受之不審差之一毫將有千里之失詳而定之輒復多有所正既備無間然矣

大智釋論序

夫萬有本於生生而生生者無生變化兆於物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生始不動於性而

萬有陳於外悔吝生於內者其唯邪思乎正覺有以見邪思之自起故阿含為之作知滯有之由惑故般若為之照然而照本希夷津涯浩汗理超文表趣絕思境以言求之則乖其深以智測之則失其旨二乘所以顛沛於三藏新學所以曝鱗於龍門者不其然乎是以馬鳴起於正法之餘龍樹生於像法之末正餘易弘故直振其遺風瑩拂而已像末多端故乃寄跡凡夫示悟物以漸又假照龍宮以朗搜玄之慧託闡幽秘以窮微言之

妙爾乃憲章智典作茲釋論其開夷路也則令大乘之駕方軌而直入其辯實相也則使妄見之惑不遠而自復其為論也初辭擬之必標衆異以盡美卒成之終則舉無執以盡善釋所不盡則立論以明之論其未辯則寄折中以定之使靈篇無難喻之章千載悟作者之旨信若人之功矣有鳩摩羅耆婆法師者少播聰慧之聞長集奇拔之譽才舉則亢標萬里言發則英辯榮枯常杖茲論為淵鏡憑高致以明宗以秦弘始三年歲次星

紀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藏至長安秦王虛襟既已蘊在昔見之心豈徒則悅而已語言相對則掩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倦又以晤言之功雖深而恨獨得之心不曠造盡之要雖玄而惜津梁之勢未普遂以莫逆之懐相與弘兼忘之惠乃集京師義業沙門命公卿賞契之士五百餘人集於渭濵逍遙園堂鑾輿佇駕於洪涘禁禦息警於林閤躬覽玄章考正名於梵本諮通津要坦夷路於來踐經本既定乃出此釋論論之略本有十

萬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萬言梵夏既乖又有煩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於大智三十萬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見歸途直達無復惑趣之疑以文求之無間然矣故天竺傳云像正之末微馬鳴龍樹道學之門其淪湑弱喪矣其故何耶寔由道未契微邪法用盛虛言與實教並興嶮徑與夷路爭轍始進者化之而流離向道者惑之而播越非二匠其孰與正之是以天竺諸國為之立廟宗之若佛又稱而詠之曰智慧日已頹斯

人令再曜世昬寢已久斯人悟令覺若然者真可謂功格十地道侔補處者矣傳而稱之不亦宜乎幸哉此中鄙之外忽得全有此論梵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師以秦人好簡故裁而略之若備譯其文將近千有餘卷法師於秦語大格唯譯一往方言殊好猶隔而未通苟言不相喻則情無由比不比之情則不可以託悟懷於文表不喻之言亦何得委殊塗於一致理固然矣進欲停筆爭是則挍競終日卒無所成退欲簡而便之則負傷手

釋手遂復忘其鄙拙托悟懐於一序并目品義題之於首豈期能釋耶葢是欣自同之懐耳大藏神字函亦録

十二門論序

十二門論者蓋是實相之折中道場之要軏也十二門者總衆枝之大數也門者開通無滯之稱也論之者欲以窮其源盡其理也若一理之不盡則衆異紛然有惑趣之乖一源之不窮則衆塗扶疎有殊致之不夷乖趣不泯大士之憂也是以龍樹菩薩開出者之由路作十

二門以正之正之以十二則有無兼暢事無不盡事盡
於有無則忘功於造化理極於虛位則喪我於二際然
則喪我在乎落筌筌忘存乎遺寄筌我兼忘始可以幾
乎實矣幾乎實則虛實兩冥得失無際冥而無際則
能忘造次於兩玄泯顛沛於一致整歸駕於道場畢趣
心於佛地恢恢焉真可謂運虛刃於無間奏希聲於宇
內濟弱喪於玄津出有無於域外者矣遇哉後之學者
夷路既坦幽途既開真得振和鸞於北冥馳白牛以南

迴悟大覺於夢境即百化以安歸夫如是者惡復知曜靈之方盛玄陸之末希也哉叡以鄙倍之淺識猶敢明識虛闕希懐宗極庶日用之有宜冀歳計之能殖況才之美者乎不勝景仰之至敢以鈍辭短思序而申之并目品義題之於首豈其能益也庶以此微開疾進之路耳並出三藏記集大藏守字函疾作自

出曜經序

此序不似僧叡撰因末有僧叡造首姑附其云予自武當則嘗南遊者也

出曜經者婆須密舅法救菩薩之所撰也集比一千章

立為三十三品名曰法句錄其本起繫而為釋名曰出
曜出曜之言舊名譬喻即十二部經第六部也有罽賔
沙門僧伽跋澄以前秦建元十九年陟葱嶺涉流沙不
遠萬里來至長安其所闇識富博絶倫先師罷之既重
其人吐誠亦深數四年中上聞異要奇雜盈耳俄而三
秦覆墜避地東周後秦皇初四年還轅伊洛將返舊鄉
佇駕京師望路致慨恨法句之不全出曜之未具緬邈
長懷蘊情盈抱太尉姚旻篤誠深樂聞不俟駕五年秋

請令出之六年春訖澄執梵本佛念宣譯道嶷筆受和
碧二師師法括而正之時有不怗從本而已舊有四卷
所益已多得此具解覽之晝然矣予自武當軒衿華領
諮詢觀化預參檢校聊復序之

弘始元年八月十二日寫訖

僧叡造首 大藏定字函

涼州釋道朗 北涼主沮渠蒙遜時人

大涅槃經序

其常生滅不能遷其常故其常不動非樂不能虧其樂故其樂無窮惑我生於謬想非我起於因假因假存於名數故至我越名數而非無越名數而非無故能居自在之聖位而非我不能變非淨生於虛淨故真淨水鏡於萬法水鏡於萬法故非淨不能渝是以斯經解章敘常樂我淨為宗義之林閫究玄致為涅槃之源用能闡祕藏於未聞啟靈管以通照拯四重之瘵疽拔無間之疣贅闡祕藏則羣識之情暢審妙義之在己啟靈管則

悟玄光之潛映神珠之在體然四重無間誹謗方等斯乃衆患之痒痟瘡疣之甚者故大涅槃以無瘡疣為義名斯經以大涅槃為宗目宗目舉則明統攝於衆妙言約而義備義名立則照三乘之優劣至極之有在然寘化無朕妙契無言任之沖境則理不虛運是以此經開誠言為教本廣衆喻以會義建護法以涉初覩祕藏以窮源暢千載之固滞散靈鷲之餘疑至於理微幽蟠微于微者則諸菩薩弘郢匠之功曠舟船之濟清難雲構

翻覆周密由使幽途融坦宗歸豁然是故誦其文而不疲語其義而不倦甘其味而無足餐其音而不厭始可謂微言興詠於真丹高韻初唱于赤縣梵音震響於聾俗真俗巨曜於今日而寡聞之士偏執之流不量愚見敢評大聖無涯之典遂使是非興於諍論譏謗生于快心先覺不能返其迷衆聖莫能移其志方將沈弊入邪之網長淪九流之淵不亦哀哉不亦哀哉天竺沙門曇摩讖者中天竺人婆羅門種天懷秀拔領鑒明邃機辯

其宗格豈謂必然闕其宏要者哉

此經梵本正文三萬五千偈於此方言數減百萬言今數出者一萬餘偈如來去世後人不量愚淺抄略此經分作數分隨意增損雜以世語緣使違失本正如乳之投水下章言雖然猶勝餘經足滿千倍佛涅槃後初四十年此經於閻浮提宣通流布大明於世四十年後隱沒於地至正法欲滅餘八十年乃得行世雨大法雨自是已後尋復隱沒至于千載像數之末雖有此經人情

薄淡無心敬信遂使羣邪競辯曠塞玄路當知遺法將滅之相出三藏記集

釋文紀卷十一

釋文紀卷十二

明 梅鼎祚 輯

宋

文帝 姓劉氏諱義隆彭城人武帝子

報師子國王詔 宋元嘉起居注師子國王遣使奉獻詔報 宋書元嘉五年師子國王奉文帝表見後不載此詔

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可悉為寫送之聞彼隣多

有師子此獻未覩可悉致之

慧嚴法師喪事詔嚴姓范豫州人從羅什受學還建業大宏經典元嘉中卒

嚴法師器識淵遠學道之匠奄爾遷神痛悼于懷可給錢五萬布五十疋高僧傳

孝武帝諱駿字休能文帝子

沙汰僧徒詔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世祖下詔設諸條禁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尼出入宮掖制竟不行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

加項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欺道亂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興寺耆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主者詳為條格速施行廣弘明集　欺道二句宋書作敗亂風俗人神交怨

明帝諱彧字休炳文帝子

修復中興諸寺令前廢帝毀中興天寶及新安諸寺太宗定亂下令

先帝建中興及新安諸寺所以長世垂範弘宣盛化頃遇昏虐法像殘毀師徒奔迸甚以矜懷妙訓淵謨有扶名教可招集舊僧普各還本並使材官隨宜修復宋書

顯敘報應者也彼衆聖皆窮理盡性照曉物緣何得忍視陷溺莫肯援接曾無一言示其津逕且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博碩肥腯上帝是享以此觀之蓋所難了想二三子揚搉而陳使劃然有證袪其惑焉

張鏡 [吳人仕新安太守 / 弘明作張新安失名]

答譙王論孔釋書

仰復淵旨雖邇伊教俯惟末造鞠躬汎對竊以為遂通資感涉悟藉緣誠微良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乎撞

鍾啟發俟於悱憤矣夫妙學窮理乃聖乃神光景燭八
維瞻仰觀九有然而運值百齡宵均萬劫者豈非嘉緣
未構故業化莫孚哉是以聖靈輟軌斯文莫載靡得明
徵理歸指斥宗致祇以微顯婉而成潛從冥遠之生導
三世之源積善啟報應之轍網宿昭仁蒐苗弘信既以
漸漬習成吝滯日祛然後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
祀物無辯樊人斯草偃寔知放華猶昏文宣未旭非旨
睽以異逋諒理均而俱躓者附會玄遠孰夷冒言謬祀

不聽輕率狂簡 苗北藏作畋鄲作郫並弘明集

傅亮 字季友靈州人左光祿大夫

文殊師利菩薩讃

在昔龍種今也童真業化游方圓識厥津高會維那研微盡神發揮幽賾導達天人

彌勒菩薩讃

時無並后道不二司龍潛兆率按轡候時翳翳長夜懷而慕思思樂朗旦屬想靈期 並初學記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右光祿大夫　弘明用字

神不滅論道子著神不滅論稟正遠公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夫所以然其可言乎十世既以周孔為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絕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以還佛唱至言悠悠弗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寄象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於滯惑焉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麤妙分源則有無區

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藏六腑四肢七竅相與為一故所以為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肢體偏病耳目互缺無奪其為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況神體靈照妙統眾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麤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為用者邪近取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以為生爪髮非生之本也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以本

乎之難辯則辨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萬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乎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始終也至於水火則彌貫群生贍而不匱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為衆生所資因即為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况神理獨絕器所不隣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為兩儀之母兩儀為萬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總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邪其為

不滅可以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無神矣草木之無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茍能不滅則自乖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為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答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為子循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無薪則無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

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為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無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為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無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請為吾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水則火盡出水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

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辨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

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答曰子之問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為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萬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子既譬神之於形

如火之在薪薪無意於有火火無情於寄薪故能合用
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為火而佛
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
形為罪為是形邪為是神邪若形也則大冶之一物耳
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予形神不相資之論
於此而躓矣答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
不相資明其異本耳既以為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
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為此形之用邪若

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彼形盡化神宅此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信於其終邪

難曰神即形為照形因神為用斯則然矣悟既由神惑亦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為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算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無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孰有在未之功而拔無始之初者邪若有嘉通則請從後塵答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非理無

始終玄極無涯既生既化罪福往復自然所生耳所謂
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
始既為賢愚無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嘗物唯無
物然後能為物所歸若有始也則不能為終唯無始也
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必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
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髣髴其宗相與為悟
而自末徵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觀庶階其峯若肆
辯競辭余知其息矣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

之所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顏冉德行早夭無聞周孔之教自為方內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請廣其證以究其詳夫稟靈秉和體極淳粹堯生丹朱頑凶無章不識仁義瞽瞍誕舜原生則非所育求理則應傳美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為迂可不悟哉

與禪師論踞食書

夫聖人之訓脩本袪末即心為教因事成用未有反性違形而篤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乖事高世表至於拜

敬之節揖讓之禮由申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齋講肆業則備其法服禮拜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内充而形肅於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禮斂衽十拜事非偏坐所預而以踞食為心用遺儀為斂麤事理相違未見其通者也夫有為之教義各有之至若般舟苦形以存道道親而形踈行之有理用之有本踞食之教義無所弘進非苦形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者失其恭肅之情而啟駭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為教章甫不適越之義邪原其

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矯枉之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長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既制其三服行其禮拜節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踞其間整慢相背者哉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為永年之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衆而復禮為本今禪念化心而守節不變在理既末於用又麤苟所未達敢不布懷鄭君頓首

范泰 字伯倫順陽山陰人左光禄大夫

與王司徒諸公論道人倨食書 司徒王弘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二法昔之祇洹似當不然據今外國言語不同用舍亦異聖人隨俗制法因方弘教尚不變其言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國不宜有二一堂寧可不同而令各信偏見自是非彼不尋制作之意惟此雷同為美鎮之無主遂至於此無虛於受人有同於必執不求魚兔之實競攻筌蹄之末此風不革難乎取道樹王六年以致正覺始明玄宗自敷高座皆

道場天會亦方其坐豈非存大略小禮不兼舉故耶方坐無時而偏踞有時自方以恒適異為難嘗變取同為易且主人降已敬賓有自來矣更諮義公了不見酬是以敬白同異以求厥中顧患咳嚏之餘以蔽怯弱之情

釋慧義等答范伯倫諸檀越書（慧義姓梁北地人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為物宗固請經始元嘉末終烏衣寺）

祇洹寺釋慧義等五十人敬白諸檀越夫沙門之法正應謹守經律以信順為本若欲違經反律師心自是此

方求不異之和雖貪和之為美然和不以道則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洹自有衆已來至於法集未嘗不有方偏二衆既無經律為證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實未敢高同此寺受持僧祇律為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説偏食法凡八議若無偏食之制則無二百五十矣云食不得置於牀上所棄之食置於右足邊又云不得懸足累脛此豈非偏食之明證哉戒律是沙門之秘法自非國主不得預聞今諸檀越疑惑方偏欲生興廢貪道不得

寺王弘范泰顔延之並
挹敬風猷從之問道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之徒莫不沐浴鑽仰此蓋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無生方等之經皆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衆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内有聞輙變譬之於射後破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偏坐之家無時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企踞外國食多用手戒無匙筯慧義之徒知而不

運通此之為恨畢世無巳臣近難慧義踞食盖區區樂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飡下風巳達天聽臣請此事自一國偏法非經通永制外國風俗不同言論亦異聖人不變其言何獨苦改其用言以宣意意達言忘儀以存敬敬立形廢是以聖人因事制誡隨俗變法達道乃可無律思夫其防彌繁用捨有時通塞惟理膠柱守株不以疎乎今之沙門匠之善誘道無長壹各信所見尠能虛受乃至競異於一堂之間不和於時雍之世臣竊

恥之况於異臣者乎司徒弘達悟有理中不以臣言為非令之令望信道未篤意無前定以兩順為美不斷為大俟此而制河可清矣慧嚴道生本自不企慧觀似悔始位伏度聖心已當有在令不當明詔孤發但令聖旨粗達宰相則下觀而化孰曰不允皇風方當遠暢文軌將就大同小異雖微漸不可長青青不伐將尋斧柯故宜自邇及遠令無思不服江左中興高座來遊愛樂華夏不言此制釋公信道最篤不若其節思而不改容有

臣死且不朽以之弘奬風尚有益而無損萬機脫有未暇聖旨自可笑㕛之左史侍衞之臣寧無自效之心裨諶世叔何遠之有可不勞聖慮亦冕旒之意也臣事久謝生塗已盡區區在心唯來世而已臣受恩深重祿賜有餘自度終無報於聖世已矣蓋首並結草之誠願陛下哀而弗責臣言

文帝詔荅今刻弘明誤連前表

知與慧義論踞食近亦粗聞率意不異來旨但不看佛

經無經制以所見耳不知慧嚴云何道生便是懸同慧觀似未肯悔其始位也比自可與諸道人更求其中邪祇逌碑讃乃不憶相許既非所習加以無暇不獲相酬甚以為恨

又表

臣言奉被明詔悚懼屛營管穴偏見不足陳聞直以事已上達不寧寢默今敕又令更求其中是用猖狂復申本懷臣謂理之所在幸可不以文害意五帝不相襲禮

三王不沿其樂革命隨時其義並大莊周以古今譬舟車孟軻以專信書不如無書是故證羊非直闇斯兩用大道之行天下為家臣之區區一堂之同而況異俗偏制本非中庸之教生義觀得蒙弘接聖旨脫有下問望其依理上酬不敢以多自助取長於人慧觀答臣都無理據唯褒臣以過言貶臣以干非推此疑其必悔未便有反善怙辭臣弘亦謂為然慧義堅陣已崩走伏路絕恃此為救難乎自免況復司契在上遁辭知窮臣近難

慧觀輒復上呈如左臣以愚鄙將智而耄豈惟言之不中深懼不覺其惛侍衛之臣實時之望既不能矜臣此意又不能誨臣不逮此皆臣自招之自咎而已伏願陛下録其一往之至不以知拙為皐復敢冒昧干穢竊恃古典不加刑之年（並弘明集）

與謝侍中書（泰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又為佛讚以書示靈運靈運答書兼和其讚祇此二書與靈運答二書今刻弘明並混為一）

卿常何如歷覯高士類多有情吾亦許卿以同何緬邈

精粗事阻始末理通捨事就理即朗袪蒙惟此靈覺因心則崇四等極物六度在躬明發儲寢孰是化初夕滅雙樹豈還本無眇眇遠神遙遙安如願言來期免茲淪滑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襲封康樂公歷侍中秘書監

答范光祿書并讚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比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飢渴山澗幽阻音

塵闊絶忽見諸讚歎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翫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覩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冰祇洹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㣲緣竊望不絶即時經始招提在所住山南南檐臨澗北戸背巖以此息心當無所忝邪平生緬然臨紙累歎敬惜為先繼以音告儻值行李輒復承問二月一日謝靈運白答

和范光禄祇洹像讚三首 并序

性內相表狀非炎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非向我如何滯著人終歲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含蕚不結核敷花何由實至人善取譬無寧誰能律莫眠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幻

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眞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賔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既悟眇已往惜為浮物戀孰視娑婆盡寧當非赤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像似摹有靡不然昧漠呼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浮雲

泛濫明月陰蓊蔚南山雨能為變動用在我竟無取俄

已就飛散豈復將攢聚諸法既無我何由有我所

電

倏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後誰復覈遲速慎勿留空念横使神理恧發已道易身忘情長之福

和從弟惠連無量壽頌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頹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

佛影銘并序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舟壑緬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祗洹具說佛影偏為靈奇幽巖嵌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即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瀍澗摹擬遺量寄託青彩豈唯像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製銘以充刊刻石銘所始寔由功被未有道宗

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膚學所能宣述事經徂謝永眷罔已輒罄竭劣薄以諾心許徽猷秘奥萬不寫一庶推誠心頗感羣物飛鴞有革音之期闡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淨土解顏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言情迫其慨

羣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五陰巻矣四緣遍使轉輪苦根迍邅迍邅未已轉輪在已四緣雲薄五陰火起疊疊正覺是極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

止曉爾長夢貞爾沈詖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偽偽既殊塗義故多端因聲成韻即色開顏望影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曖景匪質匪空莫測莫領倚巖煇林傍潭鑿井借空傳翠激光發冏金好寘漢白毫幽曖日月居諸胡寧斯慨冒是望僧擁誠俟對承風遺明曠若有槩敬圖遺縱疏鑿峻峯周流步欄窈窕房櫳激波映墀引月入窻雲往拂山風來過松地勢既美像形亦

雋彩淡浮色羣視沈覺若滅若無在摹在學由其潔精能感靈獨誠之云孚惠亦孔續嗟爾懷道慎勿中惕弱喪之推闡提之役反路今覩發蒙玆覯式厲厥心時逝流易敢銘靈宇敬告震錫

曇隆法師誄 并序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已不患其蹟而終莫相辯我若咸歎翻淪得拔竟知于誰冀行跡立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挫

期出命之所限者目所親覿見之若人矣慧心朗識發
於髫辮生自稟華家贏金帛加以巧秉騎解絲竹沫絕
景於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朔彌歷年稔
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卭矣既而永夜獨悟中
飲興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
絕且三界迴沈諸天倏瞬況齊景牛山趙武企陰催促
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願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擯落榮華
兼濟物我之志毋氏矜其心姊弟伸其操遂相許諾出

家求道一身既然闔門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向之靡樂判之盛年終古恩愛於今仳別矣旅舟南遡投景廬岳一登石門香鑪峯六年不下巖僧衆不堪其深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羡豈望人期頗以山招法師至正鄙人榮從前詩敘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間反山成說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挹迴澗茹芝之術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靡

喜慍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袪滌近滯蕩杳澡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歸徵集何緣晚節羅釁遠見黎尋至止阻濶音塵殆絕值暑遘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實有由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斯名蓋欽志節追深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覩彚物以靈異人以智貴即是神明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慧心夙察吐噏

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苑風過氣越如彼天倪雲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已儻或愚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繒才練藝拔驤首揮霍縈絓綺靡酒娛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曛夕忌星徙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厭來情舍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棄而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術推移精粗渾濟善惡參差即心有限在理莫規試覈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蹟近羣流缺遠假名恒誰傍義豈反獨有

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沈迷羡彼驅遣變服京師振錫廬
頂長別榮與永息幽嶺含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
子取其靜昏之視明即愚成絶智之秉情對理斯涅杳
旣弗袪滯亦安拔子之矜之為爾苦節節苦在己利貞
存彼以明闇逝以慈累從欲以撥物先宜濟此發軫情
違終然理是梁鴻攜妻荷蓧見子雞黍接人行歌通己
於世曰高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絶神理形壽易盡然
諸難判秉心即化棄身靡歎懷道彌厲景命已晏矜物

辭山終息旅館嗚呼哀哉䰟氣隨之延陵已了鳶螻同施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異豈矯幸有遺餘聊給蟲鳥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經始偕是登臨開石通澗剔柯疏林遠眺重叠近矚嶇嶔事寡地閒尋微探賾何句不研奚疑弗析帙舒軸卷藏拔紙襞問來答往俾日餘夕沮溺耦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歡事異意違承疾懐灼聞凶懣悲孰云不痛零淚霑衣嗚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邉氣改終秋中冬踰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

情倍俯謝常人仰愧無待嗚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并序

道存一致故異化同暉德合理妙故殊方齊致昔釋安公振玄風於關右法師嗣沫流於江左聞風而悅四海同歸爾乃懐仁山林隠居求志於是衆僧雲集勤修淨行同法餐風栖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紹舍衛之風廬山之嵔俯傳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曽聞也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此世春秋八十有

四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從心功遂身亡有
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哉乃為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頽綱是寄體靜息動懷
真整偽事師以孝養徒以義仰弘如來宣揚法雨俯授
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闚牖鑒不出戶粳糧雖御獨為萇
楚朗朗高堂肅肅法庭既嚴既靜愈高愈清從容音旨
優游儀形廣演慈悲饒益衆生堂堂其器亹亹其資鬉
角味道辭親隨師供養三寶析微辨疑盛化濟濟仁德

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戒德鞠躬令聲續
振五濁暫隆弘道讃揚彌虛彌沖十六王子孺童先覺
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甘露潤澤如彼瓊瑤既
磨既琢大宗戾止座衆龍集聿來胥宇靈寺奚立舊望
研幾新學時習公之勗之載和載輯乃脩什公宗望交
泰乃延禪衆親承三昧衆美合流可上可大穆穆道德
超於利害六合俱否山崩海竭日月沈暉三光寢晰衆
麓摧柯連波中結鴻化垂緒徽風永滅嗚呼哀哉生盡

新論為照聊答下意遲有所悟

法勗問敬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為懷理蕩患於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有累於塵垢則永劫劬勞期果緬邈既懷猶豫伏遲嘉訓初答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為非真

非真不傷真本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物則反本如此之刼無為空勤期果有如皎日曷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顏也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再答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校之華民易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絶累學

之冀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入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入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為壹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真實者乎勗三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敷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今孔廢聖學之路而釋開漸悟之逕筌蹄既已紛錯羣黎何由歸真三答冬夏異性資春秋為始末晝夜殊用緣晨暮

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逕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悟者所以密造頓解倚孔教者所以潜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六經而得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何疑紛錯魚兎既獲羣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初答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誡如符契將除其

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暫令無耶若許其暫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三答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令豈可以假知之暫而侵常知之真哉今暫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巫臣諫莊王之言物賒於己故理為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已相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以諫日為悟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為聖也北為愚也背北向南

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以至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驎演僧維問當假知之壹合與真知同異初答與真知異驎再問以何為異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為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為用用常在理故永為真知驎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三

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日昏教為用者心
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
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
壹觀伏累之狀他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
入於滯矣壹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驎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口
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
然乎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大小各得其宜亦

有賢愚違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譬割雞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令謂言游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維再問論云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令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妙數階以按麤粗則粗者所

不測然數陷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
為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求粗則無往不盡以粗求妙
則莫覩其源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原故仰之
彌髙今豈可就顔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再答今不藉
顔所推而謂之為極但謂顔為庶幾則孔知機矣且許
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
有之小大耶維三問凡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
以為聖耶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

反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末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為信既以釋昌為是何以孔昌為非耶

竺法綱問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發暉矣詳復答勗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爾為玄句徒設無關於胷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

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闇自晞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竒頓悟將於是乎躓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

釋慧琳問三復精議辨[illegible]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懐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云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

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絶文論二聖
詳言豈獨夷東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辨辭長於
新論乎聶道人難云絶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理
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物濟
則反本間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為慮乎為曉悟
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末說
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不答維驎假知中殊為藻鹽
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

向可以造越北背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洗心損有可以袪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勤服若以日忘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躓於南北之譬耶

答綱琳二法師書 法綱見誄慧琳見後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靈運和南

驟進亦實如來言但勤未是得贍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既得既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耶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領中書監

問謝永嘉并書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耶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論曰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暫為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問曰暫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為用者又不知以何稱知

論曰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屬此則彼

廢耳非為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

弘白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有以折中異同之辯故難於脣言耳尋覽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條如上為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我意盡覽者泠然後對無兆兼當造膝執筆增懷真不可言王弘敬謂

謝靈運答王衛軍問并書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耶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正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闇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暫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為用又不知以何稱知答

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為名非暫知如何不恒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為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屬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

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末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告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為識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不侔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攜聊借此語以況入無果無阻隔

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難詞徵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輙復更伸前論雖不辨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岨迥披叙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靈運再拜

重答謝永嘉書

更尋前答起悟亦不知所以為異正當爾耳已送示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涼當共面盡脫有曆言

更白面寫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猶多

竺道生答王衛軍書 生姓魏鉅鹿人居彭城依竺法汰受業又遊長安從什公還都止青園寺為時法匠終廬山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為欣檀越難旨甚要切想尋必佳通耳且聊試略取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為苟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得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照豈不以見

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未為能照耶並廣弘明集

釋文紀卷十二